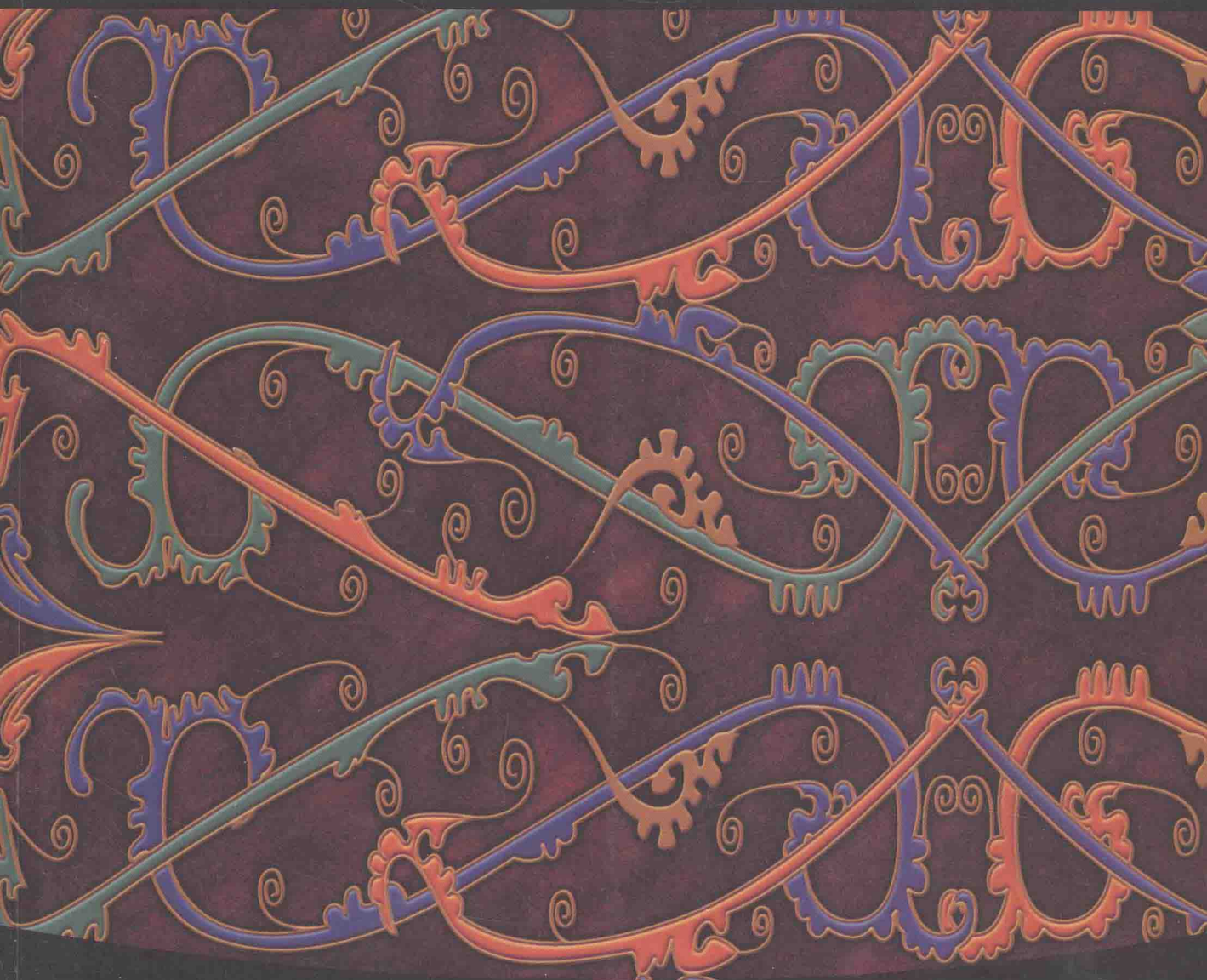


# 帛書及古典天文史料 注析與研究

陳久金◎著



# 帛書及古典天文 史料注析與研究

陳久金◎著



##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帛書及古典天文史料注析與研究／陳久金著．

--初版．--臺北市：萬卷樓

民 90

面； 公分

ISBN 957-739-343-8(平裝)

1. 天文學-中國-歷史

320.92

90004781

## 帛書及古典天文史料注析與研究

---

著 者：陳久金  
發行人：許鈺輝  
出版者：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  
          臺北市羅斯福路二段 41 號 6 樓之 3  
          電話(02)23216565・23952992  
          FAX(02)23944113  
          劃撥帳號 15624015  
出版登記證：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5655 號  
網 站 網 址：<http://www.wanjuan.com.tw/>  
E-mail：[wanjuan@tpts5.seed.net.tw](mailto:wanjuan@tpts5.seed.net.tw)  
經銷代理：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臺北市內湖區文德路 210 巷 30 弄 25 號  
          電話(02)27999490  
          FAX(02)27995284  
承印廠商：晟齊實業有限公司  
電腦排版：浩瀚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定 價：640 元  
出版日期：民國 90 年 5 月初版

---

(如有缺頁或破損，請寄回本社更換，謝謝)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ISBN 957-739-343-8

# 目 錄

序言 5

## 第一部分 帛書及古典天文史料注析

- 一、《夏小正》校注 10
- 二、子彈庫《楚帛書》注譯 73
- 三、《馬王堆漢墓帛書五星占》注譯 102
- 四、《管子·五行》注譯 148
- 五、《史記·天官書》注譯 168
- 六、《史記·曆書》注譯 258

## 第二部分 相關研究論文

- 一、論《夏小正》是十月太陽曆 310
- 二、天干十日考 334
- 三、陰陽五行八卦起源新說 349
- 四、含山出土五千年前原始洛書 373
- 五、《周易·乾卦》六龍與季節的關係 381
- 六、臘日節溯源 392
- 七、長沙子彈庫帛書反映出的先秦南方民族的天文曆法 411
- 八、北斗星柄指向考 449
- 九、華夏族群的圖騰崇拜與四象概念的形成 458
- 十、從北方神鹿到北方龜蛇觀念的演變
  - 關於圖騰崇拜與四象觀念形成的補充研究 479

# 帛書及古典天文 史料注析與研究

陳久金◎著





# 目 錄

序言 5

## 第一部分 帛書及古典天文史料注析

- 一、《夏小正》校注 10
- 二、子彈庫《楚帛書》注譯 73
- 三、《馬王堆漢墓帛書五星占》注譯 102
- 四、《管子·五行》注譯 148
- 五、《史記·天官書》注譯 168
- 六、《史記·曆書》注譯 258

## 第二部分 相關研究論文

- 一、論《夏小正》是十月太陽曆 310
- 二、天干十日考 334
- 三、陰陽五行八卦起源新說 349
- 四、含山出土五千年前原始洛書 373
- 五、《周易·乾卦》六龍與季節的關係 381
- 六、臘日節溯源 392
- 七、長沙子彈庫帛書反映出的先秦南方民族的天文曆法 411
- 八、北斗星柄指向考 449
- 九、華夏族群的圖騰崇拜與四象概念的形成 458
- 十、從北方神鹿到北方龜蛇觀念的演變
  - 關於圖騰崇拜與四象觀念形成的補充研究 479



## 序言

我於 1964 年畢業於南京大學天文系以後，從事天文學史研究工作已達 37 年。這本《帛書及古典天文史料注析與研究—上古天文學史論叢》，是從我上古天文學史研究工作中選編而成的。它包括了我早期、中期和現在三個階段的工作。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我就當時出土的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元光曆譜和長沙馬王堆帛書五星占，研究過歲星紀年和顓頊曆，發表過一組論文，本書所載《顓頊曆》，即是其中的一篇。

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前期，我專注於開拓中國少數民族天文曆法史的研究，注意到彝族十月太陽曆探源，對於研究中國文化史方面的特殊意義，開展了有關的研究工作，本書所載《論夏小正是十月太陽曆》、《天干十日考》、《陰陽五行八卦起源新說》、《含山出土五千年前原始洛書》、《〈周易·乾卦〉六龍與季節的關係》、《臘月節溯源》等，即是在十月太陽曆觀念啓發下撰寫的有關論文，它無疑地在中國文化探源研究中引入了一種新的觀念和思路，也可以說為解開中國若干上古文化之謎找到了一把新的鑰匙。在解釋自古以來傳統的疑難問題時，提出了許多前人意想不到新觀點。是否確能成立，請讀者鑑別和指正。

為了開展苗蠻集團的天文曆法史研究，我們注意到長沙子彈庫楚帛書，我把它看作純粹是楚蠻上古曆法史來研究。從這個觀念出發，我仍在這份歷史文獻記載上，又有了許多新的發現，應該說明的是，我對《子彈庫楚帛書》的研究上，多得力於許多前輩學者的工作積累，其中也包括港台和國外學者的研究成果在內。

我們在研究少數民族天文曆法時，曾注意到民族的分類和圖騰崇拜的關係。發現中國天文學上的四象觀念，並非簡單的四種動物，而是與中國上古各民族的圖騰崇拜和民族分布有關，《華夏族群的圖騰崇拜和四象概念的形成》一文，就是在這種認識基礎上形成的。事後又有進一步的發現，又補寫了《從北方神鹿到北方龜蛇觀念的轉變》。二者密切相關，後者是前者論點的進一步証實和補充，也是相輔相成的。《北斗星斗柄指向考》一文，雖然與少數民族天文曆

法的研究沒有直接關係，但也確實是在它的啓發下而認識到的，它揭示了在中國古代，不僅有北斗七星和北斗九星的區別，而且所指示的方向也是不同的，由此可以探尋它的形成歷史和發展脈絡。

很感謝輔仁大學丁原植教授爲我設計編輯出版了這本書。除收入以上論文外，他還提議系統地補做一些先秦天文文獻的注譯工作，我接受了他的建議。流傳下來的西漢中期以前的天文文獻，除《天官書》、《曆書》外，僅有《夏小正》、《月令》、《管子·五行》和《淮南子·天文訓》，幾乎再也沒有其它文獻了。當然，《尚書·堯典》也可算是先秦天文文獻，但它過於簡略，不成系統，經前人研究，所載天象也實際與傳說中的堯時無關。由於前人對《月令》和《天文訓》已作過許多研究和注譯工作，現今也無明顯的研究進展，故本書對以上三份文獻不作注譯。

本書所作注譯的文獻計有《夏小正》、《長沙子彈庫帛書》、《帛書五星占》、《管子·五行》、《史記·天官書》、《曆書》共六種。對《天官書》和《曆書》，以往有劉宋裴駰《集解》、唐張守節《正義》和司馬貞《索隱》。這些古注，當然也能幫助讀者解決一些問題，但也可說：它們只是文獻學家或史學家所作之注，而非術家之注。故若想對其作系統深入的了解和研究，還有很多不明之處，即古注既有當注不注之缺憾，也有注錯之處。另外，近幾十年來史學研究飛速發展，新的研究成果也需作出補充，故在目前形勢下作出新注很有必要。八十年代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組織近百名學者作《史記全注全譯》時，我應邀承擔了《天官書》、《曆書》的譯注工作，這次收入本書時，又作出了補充修訂。

前人對《夏小正》作注釋的很多，在經文傳文的分判及經文的解釋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成就。但是，人們始終不能對《夏小正》在天象物候方面與《月令》相比較出現的差異，作出科學的令人滿意的解釋。而當我們用十月太陽曆對其解釋時，這些差異便成爲理所當然的現象。故我們的觀點是，《夏小正》是十月太陽曆。讀者可以將新舊注文作出對比，判斷孰是孰非。對《管子·五行》，以往也有舊注，但由於人們對五行性質認識的模糊，所作解釋也含糊其辭，讀者在閱讀新注時，將會發現觀念爲之一新。

中國古代天文曆法有悠久的發展歷史，但公元前的歷史幾乎很少見有文獻記載，故人們很難對其開展深入研究。正鑒於此，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長沙子彈庫出土的曆法帛書和七十年代長沙馬王堆出土的帛書五星占，便成為劃時代的，轟動一時的兩件重要文物。它們的出土和研究，為中國上古天文學史的研究打開了新的局面。子彈庫楚帛書成書於公元前五世紀，馬王堆帛書五星占五星行度截止於公元前 177 年。從子彈庫帛書，我們可以得知當時楚國月名、歲首、月令、刑德思想等許多特徵和信息，而對於《五星占》，它實際為我們提供了當時行用的曆法顓頊曆的五星曆法的具體內容及其曆元的各種信息，通過《五星占》的研究，可以說已經基本弄清了顓頊曆的概貌和計算方法。應丁原植教授的提議，我們對這兩份出土文獻作了注譯。

由於這兩份帛書前人均已作過釋文，這就為我們的注釋工作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但是，在實際工作中，所遇到的困難仍然是很多的。首先，這兩份帛書均有很多殘缺的文字，這就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人們對文義的理解。有些殘缺文字是很關鍵的，由於文字殘缺，人們便無法準確地判斷這段文字的含義，給讀者對文義的理解造成了障礙。尤其是在對殘缺文字的翻譯方面，難以掌握好適當的分寸。如果由於文字殘缺而完全不翻譯，那就可能會使想要了解文義大致內容的讀者感到失望，但若過多地作出判斷性的猜測，又難免出現失實之嫌。我們的具體做法是，參考《天官書》和《乙巳占》、《開元占經》等有關內容，若前後大致相似，便可基本確定所缺文字的內涵，由此可作補充翻譯。只有少數地方因缺字太多無法判斷所述內容時，也只能割愛不譯了。

其次是前人所作釋文，也並非完全正確。尤其是對殘缺文字的補充，出現錯誤較多，導致文義失實甚至相反。我們在注譯工作中，一但發現以後，即作出糾正。釋文也出現多處標點斷句的錯誤，在本書引用時，也都作出了改正。

我們在對《五星占》注譯的過程中，發現多處存在文字錯亂的事實，例如，在金星占中，沒有理由出現與金星無關的歲星，填星顏色的占語，也沒有理由出現月食歲星等占語；而五星凌犯中，也沒有理由出現大段專論金星顏色占、出入方位占的占語，更沒有理由載入“其時秋，其日庚辛”等專屬金星的文字。不予以調整，就無法正確理解其內容和含義，讀者就會感到莫名其妙。故我們

將部分五星凌犯的占語與部分金星的占語作了對調。讀者可以看出，經對調後的文字讀起來要自然順暢得多。有人可能會以整個文字是寫在一張帛書上的為理由而反對調整，我們的解釋是，整個文字確實是寫在一張帛書上的，但在抄上帛書時原文之竹簡已經散亂。根據同樣的理由，我們將原在水星占末尾的自“蒼扁”至“客窘急”一段文字，也劃入五星凌犯占語之中。《五星占》的分章和章名既為作釋文時今人所加，我以為其所起章名不很明確，在注譯時也作了調整。

仿《五星占》釋文的作法，我們在對子彈庫帛書作注時，為了標明甲乙丙三篇的內容，分別冠以“天地刑德”、“曆法沿革”、“十二月令”的篇名，以示醒目。

陳久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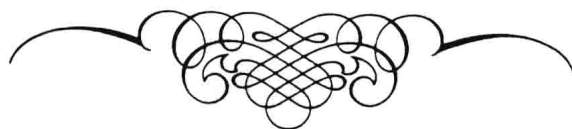
公元 2000 年 4 月 27 日寫於北京寓所



# 第一部分

帛書及古典天文

史料注析



# 一 《夏小正》校注

## 一、《夏小正》綜述

《夏小正》，是中國最早的一部農事曆書。原為《大戴禮記》中的一篇。《大戴禮記》共 81 篇（今存 39 篇），《夏小正》為第 47 篇。《隋書·經籍志》除載《大戴禮記》外，還另載《夏小正》1 卷，可見隋朝以前即有單行本流傳。關於《夏小正》的來歷，據《禮記·禮運》載孔丘說：“我欲觀夏道，是故至杞，其存者有《小正》云。”又《史記·夏本紀》曰：“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云。”故以往人們大都認為，《夏小正》是孔丘及其門徒到杞國考察以後，所記載下來的農事曆書。後經人們加以解釋作傳，在西漢時又經戴德採入《大戴禮記》而流傳下來。

現今流傳的《大戴禮記》，出自北周盧辯的注本。至唐宋時，舊《夏小正》單行本絕跡，而有宋人傅崧卿作《夏小正傳》4 卷。傅崧卿字子駿。《鄭堂讀書記》說：“子駿所見《大戴禮》，有集賢殿藏本，及其外孫關澮藏本，皆以《夏小正》文錯諸傳中，乃仿《左氏春秋》，正文其前，而附以傳。月為一篇，凡十有二篇，……是編各以三月分卷，而於正月、四月、七月、十月前，分冠秦春夏秋冬字，當是子駿所加。”這便是今本《夏小正》為戴氏傳的依據，僅僅是《夏小正》經傳文字混雜在一起，出自《大戴禮記》。而編者戴德，僅是將有關古代文獻收編在一起，沒有什麼根據說《夏小正》的傳文就是戴德本人所作。關於這一點，夏緯瑛在《夏小正經傳校釋》的後記中曾專門作過論述，由於《夏小正傳》沒有受到陰陽家的影響，夏緯瑛推斷為是戰國早期的儒生所作。這個結論大致是合適的，但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任何依據斷定為何人所作。

傅崧卿首先將《夏小正》分別析出經文和傳文，形成單行本，這是他的貢獻。但正如上引《鄭堂讀書記》所述，為他所析示的《夏小正》經文，也加進了一些自己的文字，即“月為一篇，凡十有二篇，……是編各以三月分卷，而

於正月、四月、七月、十月之前，分冠春、夏、秋、冬字，當是子駿所加。”不過，子駿除增入“春夏秋冬”之外，十二月名是否爲其所加？還加入了哪些文字，現今難以分判。夏緯瑛說：“儒生作傳解經，任意曲解，把一些古老文獻，解釋得糊里糊塗，不祇《夏小正傳》爲然。從事研究歷史的人們應該注意，加以警惕。”古人解經即稱之爲傳，夏緯瑛指出傳文的解釋未必正確，這是對的，正因爲如此，後人才繼續爲其作注釋，到目前爲止，爲其所考注的著作達數十家之多，可見人們對其重視的程度。

在《夏小正》中，除了2月、11月、12月外，每月都載有用以確定季節的星象。在這些星象中，可以分爲拱極星象和黃道星象兩種。拱極星象僅是利用北斗斗柄的昏旦指向來確定季節。例如，正月初昏“斗柄懸在下”，6月“初昏斗柄在上”，7月“斗柄懸在下則旦”。在黃道星象中，《夏小正》主要利用參星、昴星、大火星、織女星和南門星的昏旦中星，及初昏時東方初見定季節。例如，對於參星，有正月“初昏參中”、3月“參則伏”、5月“參則見”；對於大火星，有5月“初昏大火中”，8月“辰則伏”，9月“內火”……等等。同時，還利用白天最長，夜間最長兩個標準的日期，來確定夏至和冬至，這就是5月“時有養日”和10月“時有養夜”。

古代曆法的一個最重要任務就是指導農牧業生產。故《夏小正》對於植物的生長狀態和各項農事活動尤其重視。在植物生態方面的記述十分詳細，例如，正月“囿有見杏”，“梅、杏、柰桃則華”，4月“囿有見杏”，7月“秀灌葦”（蘆葦開花）等。《夏小正》尤其注重於記載各月的農事活動，例如，正月“農緯厥耒”（整理耒耜），3月“攝桑、委楊”，“妾子始蠶”（整桑去枝，婦女開始養蠶），五月“種黍”，8月“剝瓜剝棗”等等。

《夏小正》很重視以觀察動物的活動習性來確定季節。例如，正月“雁北鄉”、“田鼠出”，2月“昆小蟲”，3月“穀則鳴”、“鳴鳩”，7月“寒蟬鳴”，9月“熊羆貉貉號鼯則穴”，10月“黑鳥浴”等。更爲著名的，便是有關玄鳥（候鳥）司分的記載，2月“玄鳥來降”和7月“爽死”。

《夏小正》同樣也記載了在不同季節應該做的正事和祭祀活動。例如，正月“農率均田”（農官讓農人領取分配耕種均田），2月“祭鮪”，3月祈“麥

實”，5月“頒馬”，11月“王狩”，“陳筋革”（帝王冬獵、省視兵甲）。

《夏小正》是中國第一部農事曆書，它給後人研究先秦曆法，提供了十分寶貴的科學信息；它又與比它稍後的農事曆書《月令》一起，對以後天文曆法的發展，人們的生活習俗，以及官方的各種季節政事，產生長久深刻的影響；它也為後世各種類型的《月令》，提供了一個最為基本的模式。

關於《夏小正》的時代，據前引《禮運》所載，是孔丘為了考察夏道，而從夏王朝的遺民杞國了解到的。孔子生活在公元前6世紀到前5世紀，對於《夏小正》的成書時代來說，這個時代是大致合適的。孔子要考察的是夏道，而不是春秋時代區區小國杞。但夏朝早已毀亡，只能到其遺民中進行採訪。採訪所得結果，只可能是夏民族發展到公元前6-5世紀時的狀況，它不可能是夏王朝時期原有的狀況，但它又大致保存了自夏朝以來夏民族所固有的文化傳統，也保留了夏朝時代用以確定季節的習俗，這就是《夏小正》的大致面貌。那麼，雖然經過多次改朝換代，但夏民族的生活習俗是不會變的，也即他們的新年是不變的，用以確定季節的傳統方法也無多大變化，即用某些星的出沒確定季節，用某些動植物的季節生態來判斷季節的方法無多大變化。但是，季節物候可以不變，由於歲差的原因，夏王朝和春秋末期的杞國已相距十幾個世紀，杞人所用確定季節的星象，只可能合於春秋時代，而不是夏代，這一點，是必須弄明白的，二者不能混為一談。

在《夏小正》中，載有“農率均田”和“妾子始蠶”等生產活動的方式，其中所述“均田”，所反映的應該就是西周所實行的井田制度。這種井田制度在西周晚期雖然受到部分破壞，但其殘餘影響還在，故在《夏小正》中記載下來。《夏小正》所載均田制度，應屬周代而不是夏代，這一點也是應該明確的。在《夏小正》中，有“王始裘”和“王狩”，兩次提到“王”字。這個王究竟是指誰呢？在殷商時代，杞國都屬小諸侯國，其首領能否稱王還存在問題。當然，這個王也可以是泛指，是籠統地指王室諸侯。也可以指夏民族的王和貴族。

由於《夏小正》是現存中國最古老的曆書，所以自古至今研究它的人很多。但古人能做的，往往偏重對於辭義方面的解釋。由於它的文字十分古老，準確地弄懂其文義是很必要的。前人的研究結果已証明《夏小正》是有錯簡的，但

除掉錯簡以外，還存在用傳統觀念對其天象物候作出合理解釋的困難。清朝孔廣森《大戴禮記補注》就曾說過：“《夏小正》躔度，與《月令》恒差一氣。”他的意思是說差至一個中氣，也即從天象物候來分析判斷，與《月令》差至一個月。但很明顯，孔廣森的這種說法是不準確的，正月的天象物候與《月令》是大致相合的，真正的差異是下半年的天象物候。爲了對這種矛盾現象在天文上作出解釋，日本人能田忠亮在《夏小正星象論》中，將《夏小正》星象記錄定爲公元前 2000 年即夏代初年的天象，但有關“參中”的記錄，應定爲公元前 600 年即孔子時代。對於物候上的差異，也有人以《夏小正》與《詩·豳風》月令接近，而用豳地晚寒來解釋。

在本世紀中，從中國西南彝族等少數民族中曾多處發現使用一年分爲 10 個陽曆月，每個月爲 36 天的太陽曆。10 個月爲 360 天，再加 5 至 6 天過年日，正合於一歲的日數。近年來也發掘出幾部記載十月曆的彝文文獻。可以證明這種曆法確實是存在的。筆者曾以十月太陽曆來解釋《夏小正》天象物候，結果證明：前人在解釋《夏小正》天象物候時所存在的困難，都可得到圓滿合理的解釋。例如，農曆半年應爲 6 個月，但《夏小正》記載五月夏至到十月冬至、正月斗柄下指到六月斗柄上指的半年均只有五個月，那麼，《夏小正》是一年爲十個月的太陽曆而不是爲十二個月的農曆。本校注試圖從十月太陽曆的角度尋求《夏小正》星象物候方面的解釋。

爲《夏小正》作注釋的大多是清朝學者，現代僅夏緯瑛一家。夏緯瑛是農學家，他對《夏小正》物候的解釋較前人確實取得明顯的進步，但對於天象的解釋，都停留在清代的水平。他在序言中說：“需要聲明的是，我不懂天文學，關於《夏小正》中的星象部分，不敢妄加解釋，只好用朱駿聲的說法填補了空白。因爲他對《夏小正》中的星象問題提了一些意見。關於這部分星象的解釋，希望另有人研究。”對於一部曆法典籍的研究，離開了天文學的研究手段，不能不認爲是一種嚴重的缺憾，正因爲這樣，筆者才試圖在夏緯瑛先生研究工作的基礎上，從天文曆法的角度，對《夏小正》的注釋重加探討。當然，筆者在校注過程中發現夏注也有一些不合理的地方，在本注中作了改正。